

建水州志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北義倉碑記

知州祝宏

皇上御極初 詔天下郡邑各置社倉悉遵朱子舊有

司奉行弗怠建水州先設有義倉每於東林寺散賑予蒞任始紳士即以監賑請詢得所由徃見老幼紛如各受所與以去竊羨此邦盛事誠足上佐朝廷愛養之仁而得朱子社倉之遺意也自是每冬夏輒一出郭監視以爲常今庚戌春郡紳捷公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一

沈君等復以北義倉請記於予予曰義一而已何東與北之分乎沈君曰臨舊有義倉五所前明鄉先達所置各貯曰租脩賑貧乏因丁亥兵燹田藉湮沒無查今在東關燃燈寺者賴故紳劉公請復於前牧李公餘田無考後於古壁得斷碑載有北義倉名而其事久廢今與鄒君龍門同其弟之松因里中舊積公田數畝各量捐己資倣前輩遺意更得同志轉相勸助合爲置田若干畝建倉於普庵堂歲儲田租亦冬夏二季出以賑散里中之衣

食不給並婚喪難舉者已三載於茲矣雖爲惠弗
廣願邀一言俾後有作者踵而擴行之余曰此仁
人長者之行余固樂得而道之蓋士君子學古乘
時靡不欲功施當世澤被羣生况隣里鄉黨之人
爲我父老子弟其視斯世斯民不尤親且切耶有
志者皆存此意以神明朱子社倉廣

皇上如天之仁豈不偉然盛事哉願與諸君共勉焉

漏澤園碑記

知府 來謙鳴

余以澂守兼篆臨陽於茲二載有關於民生利弊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二

靡不悉心興革邇因疏通薄洫巡行沙河見河岍
有隙地一區廣二十餘畝荒蕪不治余詢之紳士
父老僉曰此漏澤園也臨郡名此園者有二一在
北山寺左今現存一在北廠沙河岸即此地也前
明官紳捐資置此以給窮民埋葬立有碑記迄今
纍纍數百塚歷二百年矣康熙癸巳歲郡遭大水
沙泥泛漲塚歷湮沒碑亦無存此時尙有高塚可
稽文獻可考由斯以往倘河日擴沙日淤所云漏
澤園者必致滄桑盡變獨非仁人義士之所悲乎

余聞而傷之因念掩骼埋胔亦郡守之責會同新
守李公州牧夏公各捐清俸培其塚土清其界址
立碑以垂永久

紅衣女墓記

舉人 楊德沛

紅衣女者不知爲誰氏女也前流寇陷城時同女
奴投井事載在舊志聞長老云王福江陵人竄臨
多年嘗與人言紅衣女事詢之則云井在倒城處
楊家園內同往偵之福亦不能確識其處先是流
寇逼臨用地雷攻城楊家園隔地垣僅數武城破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三

井閭爲墟以故迷失乾隆庚申居人林生在城壕
左收石於土見一迷井偕衆掘之入土數尺得一
銃子盖丁亥地雷物也又下二尺餘得枯骨一叢
取出原泉倏湧報官驗則一女骨又一小女骨儼
然紅衣女與女奴無異可異者紅衣女之入井在
五月二十二日出井亦在五月二十二日又聞此
地夜中時有火光視之不見骨出後火光遂絕此
其爲紅衣女之迷井無疑矣刺史夏具棺收骨葬
於丁亥義塚之側以時從祀余考之志乘叅之舊

聞証之時事集同人勒石以告來者

重修泮池臺辱記

副憲 傅爲諤 郡人

吾臨名郡也學宮剏自元而明因之泮池則天順初郡守周公瑛始鑿之寬大二十畝下磬以石上乘以橋引泉水注之文瀾漾碧陰晴異狀復有煥山倒影其中雲烟動盪不定至萬歷莫郡守林公裕賜建釣鰲亭於波心今其基尙存我

朝加意學校學宮時加修飭獨泮池之制不復舊矣左右居人日侵月削長猶是也而寬廣不足余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四

每過此太息久之竊謂舊制不可卒復而唇短池長非制也兩學博士楊君元亨王君長春宗姪朝勲慨然有擴脩之舉商於余余曰素志也力贊成之並延吾鄉士大夫議之詢謀僉同無有齟齬於是鳩工庀材砌石實土不半載而臺成擴長計四丈許楊君邀余觀之雖不及昔日周公林公之盛然已壯濶可觀矣是役之費得香火租錢一百八千有零紳士捐八十二千有零經始於乾隆十六年十一月落成於次年三月總理者學正楊君元

亨監工者貢廩生田懋賢仇錫齡謝瓊郭寬鄔進之王臨高炳王縉何爲梁邵燾鄔騰霄周廷璐章嘉勳牟邦傑屬余爲記嗟乎泮池古制也修臺唇盛舉也士大夫登其臺者觀瀾之際其亦有復古之思乎清侵占完舊規以俟後有力之君子因記

遊雲津洞記

傅爲訢

雲津洞者巖溪三洞之一也三洞皆竒而雲津洞尤竒憶康熙癸巳年郡守王公往遊予從焉時隆冬水涸褰裳可渡遇潭深路絕則厲以浮橋長官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五

前從者後入幽竇窮迴溪束火照耀若忘其爲洞中者爆聲喧震若雷霆入愈深景愈竒有屏有窓有堂室名曰雨花天宇下石如諸佛及異獸狀旁有石田其下泉聲激越如鳴環珮奏管絃此三十年前耳目之而心異者予宦京十載旋里後欲再往而莫由乾隆壬戌春二月吾友陳鏡菴嶧峨令辜公商於予予曰此素志也遂剋期携酒饌緣瀘溪東去二十餘里抵鄂公祠少焉二客亦至携杖攀援而登盤旋而上不里許而雲津洞岬焉則見

泓渟澎湃波浪蹴空洞猶是而水實之矣或倚石
立或席地坐徘徊洞口杳冥恍惚穆然以靜悠然
以虛若有會於心者分韻賦詩引觴滿酌頽然就
醉予一一爲言洞中竒勝客曰某等神遊於耳矣
南一里有萬象洞客請往觀予曰日西風獵獵不
可久留姑俟之異日

整飭建水鄉會試田記

知府 張玉樹
陝西人

余始至臨安則聞此邦士耆多敦本嗜義之爲而
建水鄉會試田爲尤善有育才錫類之遺意焉稽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六

其肇事之始以郡城艮方巖洞依形家言議建石
塔培土風以工鉅費絀而未成也邑先達薛箕山
刺史檢用存七十餘金與同志諸君子運籌積羨
至乾隆甲申歲已得千五百金亦綦勤矣其時祁
莘民張樹亭兩刺史復議以謂塔之成非萬金不
可豈旦暮能致吾邑繼起英髦三年廩興與公車
都下者每以力絀裹足曷量籌資助壯厥行色以
翼甲第聯翩之盛乎於是購田科租慎擇司事併
心壹志日增月廓此建水鄉會之田所以稱盛也

昔范文正公置常稔之田畝畝贍濟族人擇屬之
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仕而居官者罷莫
給盖有深意焉今建水鄉會試田贍及闔邑之士
而特於應舉待仕者潤膏秣而導之先路所賴諸
君子之長而賢者司其計而出納之有道則凡積
學以待用者孰不鼓舞奮興以應

國家楨幹之選乎今年春余偶諮詢其事因知前輩
之長而賢者次第凋謝原置田租數爲佃氓乾沒
存者租九十石僅足原數之半前輩美意良法漸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七
至陵夷衰微爲可惜也余乃設格令稍爲剔釐哀
積俾復舊額矚此日之賢而次長者若而人疊主
其計而別爲糾檢稽核之法條如左庶幾試田可
以永存而益擴而譽髦斯世濟濟

皇路者且日見其增盛也歟時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五月中澣

條規 附

計開

一原存田租及本年添購田租各數目坐落村庄

並各佃戶姓名每年各完糧若干均應挨順年月逐條詳細開在冊內其新舊文契簿籍亦應查明數目於冊內登記以便稽查不得遺漏舛錯一每年收穫租穀若干完糧及雜支若干應令司事六人於每年正月齊集公所會同核算做照薛箕山原式分別管收除在挨年開載冊內另立出入流水草冊隨時登記免致遺漏以便於正月會同核算

一每年正月公同結賑之後現存羨餘如有成數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八

即公議添置租石不可延擱

一每遇鄉會試年酌量核計見存租銀多少及應試人數公同商定每人資斧數目不許動本於致送之後聲明年分科分數目登記總冊不可遺錯

一司事六人應以三年爲滿另議六人接辦此三年內每年各以二人輪司催收賑目倘遇贖買出納有宜公商者仍應六人會同商定不得以一二人專主

一前此司事之人每有親友借貸通融逋欠累累
司事者礙於情面易致敗乃公事嗣後禁絕借
貸通融違者稟官示罰隱默同咎

一鄉會田資助寒畯係闔邑義舉除應納正賦外
一切雜項如採買運糧派夫派馬之事概行免
辦以示優崇

一鄉會試田向未資助武科推原其故緣就武科
者多屬有力之戶應仍遵守成規無庸開端濫
給以上八條惟司事諸君子同心實力遵行勿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九

替共勲盛舉

修同緣橋碑記

黃鶴鳴

吾滇在天南萬里崇崗截業激澗潏紆而臨安舊
以沃壤名即唐之烏麼蠻地元始拓而州馬城南
之水曰瀘江滙衆流入巖洞北則有南庄馬家冲
諸水歷八十餘里至宗所折入瀘江地當孔道非
橋不濟舊架以木夏秋霪雨怒發萬壑爭趨奔騰
澎湃水不能支時與波俱逝鄉之父老戚焉曰固
不敵石之牢且永顧其費不貲爰乃盟心協力庀

鳩工累千金而不日告成噫嘻可以爲難矣父老曰猶未也由橋而南有周行焉乘者徒者負者戴者牛馬走者肩相摩趾相錯也犖确泥淖苦之久矣橋成而路不修緣雖善如未完何必砌以石平如砥量其費畧與橋相當衆益勸不數月而復平我

國家承平百年雖古所棄爲蠻陬荒徼如吾土之遠者而風氣烝烝不教而勸則觀於鄉而更知王化之隆無遠弗屆已余不佞少長鄉曲某水某邱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十

釣遊歷歷父老之所苦者咸知苦之父老之所舉者亦願舉之顧屢膺民牧常懼不克宣土德意而獨樂聞吾鄉父老之所爲故不敢以不文辭倘曰是役也吾之素志且與有勞焉是伐人之功以自封也夫豈吾鄉長厚之風哉時州侯夏君治源先率作之而董其成者則封翁傅公大美也是爲記

讀禮略言

傅爲訥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

孔子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樂正子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有味哉是言也夫喪有本有末本者衣衾棺槨殯葬不寢內室不飲酒食肉哭泣之哀是也末者斬衰苴經杖校帶菅履之屬明器雲罍功布方相之類以及歛賔贈答是也今人居喪與古人絕異輕本重末實有積習難返之勢或延僧道薦五七奏管樂娛死魂甚至借親喪以弋利記曰君子不家於喪其謂之何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十一

封公肩假曰以其母以嘗巧則病者乎今以其母以射利則忍者乎訖不幸遭太公人變故不敢詭隨以悅時人耳目禮意所及則勉焉懼其未逮禮意所不及則缺焉以待質於有道君子謹就末俗所尚與家禮所載妄議之而妄衷之喪事之始也病革則遷居正寢換新衣既絕乃哭復主人易服不食脩含襲殯殮之具遷尸沐浴襲於床飯含遂奠馮尸哭擗踊無數小歛大歛以至入棺務急詳審精密此爲送死當大事實際於焉馮哭盡哀成

服制訃告於親戚僚友設魂帛靈坐靈床布帳銘
旌等噐朝夕哭奠主人以下各歸喪次孝子始食
粥哭無時此大段不可缺者至於佛事喪家稱爲
薦拔明禮者知而不用溺俗者用而不知司馬溫
公天堂地獄之辨甚悉訥不忍以有罪待親一切
禁絕喪事之終也禮三月而葬國子臯曰葬者藏
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厥既得卜則經營先期治事
有相喪助喪之分有購奠錢帛之儀有賓客飲食
之費有奉柩朝祖之文朱子喪禮一書會萃三禮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十二

精要可考而知可尊而行也不知禮者無論矣士
夫夫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靡有紀極所謂衾殮
棺窆等事或苟且塞責專意外飾虛文甚而內寢
飲酒食肉如故嗟嗟喪禮哀戚之至也君子念始
之者竟如是哉當其受弔也笙簫鼓樂喧填震盪
不論有服無服弔者徧給以孝贈答禮物惟恐不
豐每日肆筵設席多至五六百棹或三三百棹或
百十棹至少亦數十棹所爲有肉如山有酒如河
敗家破產曾不顧恤而賓中飲食之徒醉影翩翩

呼笑戲謔主人借此以娛賓賓亦借此以恣醉飽
柑習成風恬不爲怪或有知禮者微議其非則群
然而駭排之攻之怒之詈之今日風俗之壞一至
於此訥質戇學薄不諧於俗久矣苦次讀禮未敢
顯悖聖經賢傳從委巷之陋習夫散孝者爲有服
之親也無服給孝是以不祥之物加人也今擬孝
給有服其餘則止按禮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況飲
食於所弔之家乎朱子所定呂氏鄉約云凡喪主
不可具酒肉以待賓客弔客亦不可受又曰喪葬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十三

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今擬謝奠儀亦不設席待
弔至於陪送之賓與遠來之親友半葷半素止於
五簋不敢戾古不敢違今亦未免遷就之思至於
酒則禁絕不設程子居喪客有索酒者明道曰某
不敢以非禮自處亦不敢陷人於非禮客赧然而
退若當事吊客不在此論鼓樂者吉禮也按禮喪
終無奏樂之儀但積習已久今擬喪堂則禁止樂
音惟大門外用鼓吹一副迎賓之意以委曲從俗
然究非心所安發引前一四國朝奠以遷柩告遂

奉柩朝祖禮之正也然或轉動維艱迫於狹隘今擬奉魂帛代柩亦禮之變而不戾者題主一事乃葬後之禮爲其既葬則神無所依而憑於主也今人於發引先期行之似覺無礙吾從衆左傳云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者送葬歌也今人用童子喪側歌哀哀父母之章亦即此意雖家禮不載然音韻摧搶以之助哀思其亦可也考古人葬法必擇地而卜筮以決之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蓋父祖子孫一氣貫注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

理有固然朱子與蔡季通預卜葬穴門人裹糗行紼六日始至蓋其慎也若貧富貴賤天定之矣今借塚中枯骨求子孫富貴豈上天之命反制於一坏之土乎合葬雖非古禮然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孔子曾合葬於防焉季武子曰周公蓋祔訃先君子葬寶山三十年矣今擬合葬以取同穴之意况母之遺命其故違乎卒哭而祔周禮也程子曰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於何處須三年而祔訃則從程子之說至送主入祠堂始飲酒食

肉復寢此天性人心之所不忍先儒謂爲人禽關頭之分界不可不謹也禮曰喪具稱家之有無又曰疾病必有草木肉食之滋焉又曰五十不成喪在人自量其力不危其身自盡其心而已至虞祥奠祭儀文及殮葬節目有家禮可稽不能備詳嗚呼無父何怙無母何依追思送終之慘莫甚於彌留屬纊之際飯含殮殯之時然猶得摩其手足聽其喘息覩其面目而呼天搶地也至襲而含而殮而冒而殯面目又不可得見矣然柩在中堂寢食其側朝夕哭奠猶可撫棺而痛號也既葬矣即欲寢側哭奠撫棺而擗踊一痛終不可得矣雖曰入門如見上堂入室如見究竟何所見乎此人子之所以終身悲愴而難已歟此王裒之所以讀蓼莪而不勝其哀歟

募修臨安府

知府 張鳳孫 華亭

文廟引

臨部本多才之地郡庠尤毓秀之區學海淳泓時
有珠光劍氣文山聳峙每看霞蔚雲蒸願

廟堂之輪奐非復昔時歷代之創修亦有年所棖題
在望不無風雨之飄搖馨鼓方興實藉衣冠之響
應本府適蒞此土樂觀厥成瞻棟宇而徬徨進師
生而咨度咸謂役夫千指經費不敷府縣兩庠捐
輸難繼必廣募乎通郡庶克濟夫鉅工用是身爲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十六

之倡徧告所屬賢牧令政先學校宜有同心士大
夫蔭托粉榆定能合志即在力田逢年之子服賈
致腆之家孰非沐

聖澤之涵濡募儒風之彬雅各隨願力共效仔肩期
集腋於千狐無功虧於一篑將見

宮墻振采增南天金碧之輝芹藻滾香比東魯絃歌
之盛矣

吾觀於鄉而歎事之可爲而不可爲也其可爲奈何羅念菴曰在一國必有益一國在一鄉必有益一鄉其不可爲奈何子朱子曰纔認真便有許多礙處其可爲而不可爲奈何今之義倉也其爲義倉奈何義倉創於明當時薦紳先生輩捐置以脩吾臨荒凶而濟孤寡者甚盛舉也後值寇變義田遂廢國初劉煥山先生謀州牧李公疆理之亡者復存厥功鉅矣其經理出入錢糧倉房田畝坐落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十七

源流以及散米塩多寡之數俱載碑記冊籍百年來諸先輩接踵經營或捐產或以費餘置田久足追配前賢然積久弊生有心者慨焉予謝簪歸里素不問戶外事去冬孝廉龍起潛詣予曰事急矣請救正於先生不獲辭延吳靜能段元長田恭菴仇謹仲諸君分理其事予贊襄其間而數君協恭同力剔弊釐私節費約己人獲實惠斯亦勞矣然弊由此絕怨由此生無告者感不便者謗故曰可爲而不可爲也書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朱子曰

君子爲政且要主張這一人吾既不能捐以濟人固已心愧坐觀焉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則天地之心病而人性絕用是自懼記散米時有窮生支一米帖夜夢神人欲鞭之且曰技堪自活奈何奪一窮人分乎次農生袖帖還自言其故夫一帖斗粟耳塊塩耳又多乎哉而神猶察之惜之怒之戒之則夫十之百之千之者不知神察之惜之怒之戒之否也吾臨多君子聞窮生夢中神語其亦憬然矣乎所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予與諸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十八

君共勉之矣乎元長屬文弁册首因序

見龍橋記

由臨安治而沿瀘江以遡上游舊有跨黃龍之渠而爲永安橋者前明成化時之所建也歷經歲年漸就傾圯行旅望洋而嘆居民緣岸而咨功用浩繁瞿瞿乎無能爲役也屢矣洎乎乾隆乙酉郡人圖壘石而新之而善士張翁勲臣首出白鏹五百爲之倡其時勇於從義如唐若梁葉春生者皆相率以應顧惟河形寬衍慮庀材之鉅以艱也因少

徙於舊址之下流創某構造則又以堤虛岸削耗所蓄租日月侵尋具功不究韶舞者張翁之仲子也顧瞻崖畔於心怦怦乃糾約同人敬恢前緒而而眾亦感而競勸欣助以貲於是鳩工於甲寅之春以乙卯之三月竣事論其協力而既底於成則一年之工作也論其繩承而有基弗棄則三十年之經營也願予竊於茲有感焉建石普元要衝斯在睹乎此者惻然念行人之病涉而輸囊集眾懋建崇功殆於克廣德心無愧仁人之博愛者耶而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十九

其不忘前人未逮之志以期要之於有終所田激發於孝子之思者愈益有足尙矣嗚呼一橋之成而仁人孝子之行脩匹夫爲善競於士大夫是亦足以助教道之流而裨益於人心者甚鉅書以示勸守土者之所欣也至於更其石而曰見龍者以龍潭之水瞻之在前云爾必曲爲之說則鑿矣

建水張氏歲科試田碑記

郡守江

建治介在南服人文稱盛不異於中州論者謂光岳之靈磅礴鬱積而魁竒材德之士多挺生其間

也顧竊當指事求之其咸能勉力向學交相鼓舞以至於成者則諸君子風勸培養之勤其功不爲細予昔初蒞臨安延問建邑紳耆知有所謂鄉會試田者每嘆此邦人才輩出爭自濯磨宜不藉是區區然後興起而諸君子猶且偕率同志引掖股拳法甚良而誼其矣凡百寒峻寧不益感而競奮蒸蒸騰躍

昌時哉張生沛者亦向之經理鄉會試田者也一日復舉其父翁起祚之義事來諗於予曰方生父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二十

之逮存也念建水文生凡遇歲科之試脩卷填冊其費用當亦有自取給焉曾陸續捐置租田積累以至今日通計三年穀石之入足供兩試卷冊之需業於上屆酌定規條無論新舊諸生概爲資送顧生父則既歿矣懼其久而不司爲常也敢丐一言勒之石予聞之而欣然動也曰是亦彷彿鄉會試田之遺義而行焉者乎然又思鄉會試田生與闔邑之善士會同而經理之則眾力之易爲功也而歲科試田之設獨出一家一人之力耑任而不疑

且惻惻焉以其上承先人之緒而求爲可繼俾垂示於將來則其欲恢廣懿媿施及儒素載德無窮洵乎志之所存者厚所期者遠而積善之家之必食其報其亦不待揣稱而知矣予於事之無闕勸戒者不敢妄爲之說也茲有違於張生之言也是爲

重修見龍石橋碑記

縣尹 楊 鎬
滿洲人

予聞程子曰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夫濟人之事何必他及即道路橋梁以時修之無憂行旅亦一端也故夏令曰十月成梁然予意役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二十一

以時興其事或易非若後世以石爲橋工巨費廣必合衆人之力以圖之且竭一人之力以濟之者矣予於張子儀鸞造見龍石橋成其先人之志者以爲義而可書焉先是府治西十里距瀘江河上流跨黃龍渠之水有橋曰永安載於舊志昔以木其易以石也前無所聞今可據者自張君九錫字勲臣始君邑人好義樂施艱大不辭因橋圯行人覓路難捐金首倡同時慕義之侶多應之謀徙故趾下別造新橋工將畢暴水奪之不克成張君志

弗移復謀所以成之者益力諸同事共贊之卒不
遂而君歿矣其嗣儀鸞戚於心越數年遂與先同
事者共成此橋而張子力爲多工竣更易其名曰
見龍請記於 府憲江暨以白予予慨夫俗之不
古也如此義舉已爲罕覩間有爲之亦子輿氏所
謂好名者耳今張子因先人之緒不惜財不惜力
殫厥心成厥事過而問之忘其爲儀鸞也仍爲乃
父功善則歸親固人子大義而斯橋之成則其人
之孝於親愛於民亦可想見矣予以是而占臨俗
之厚也樂爲書之以告世之好義而不私其力者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二十二

建聯珠橋題名說

傅爲訢

莊子曰名者實之賔也又曰爲善無近名今之題
名爲實乎爲名乎爲名而爲善則善虛善虛則心
僞心僞則人非人非則鬼責名無益也誠於爲善
者不至底績不止匪求聞達匪翼獲報是謂實至
實至者宜名不近名之名名乃久行者居者見之
曰若者董事若者募化若者出納若者鳩二同力
協志克襄厥成不騫不崩示我周行子若孫見之

曰某某吾之祖若父也相與厪念太息無即匪僻
嗣前人恭明德則題名未必非勸善之一端也是
橋也成於三年董事者王厥清吾弟爲審孫啓揚
募化者劉應周等出納者蕭聯捷鳩工者程王二
人嗟乎名者鬼神所忌實至名歸猶恐遭其所忌
况無實而名乎諸君其碩名思義益獵於善以質
鬼神垂名於無窮也

趙公雨序

傅爲訥

趙公者誰建水牧也牧者多矣獨曰趙公奈何賢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二十三

也其賢之奈何涖任未及期而政通人和百廢俱
興故曰賢也其以雨繫之奈何自冬徂春迄四月
不雨公憂甚齋戒積誠爲民請命步禱於城西二
十里外之黃龍潭未幾大沛甘霖頻禱頻應是雨
爲公而降宜爲公之所有公不自以爲有而吾臨
人士咸歸功於公故以雨繫之也昔者蘇公軾有
喜雨亭前牧楊公緒爵有霖雨堂今獨曰趙公雨
似覺親切有味不更逾於蘇之亭楊之堂乎予閉
門却掃久與戶外事間隔耳公之聲識公之誠因

與同志歌咏其事爲後之牧民者取法焉公名焜
號文炎山東人

時雨春風序

傅爲訥

玉樹衛先生臨郡名師也德器粹然邃於濂洛閩
閩之學其爲文也馳騁百家珠貫而絃組晝驗夜
復蒐斷簡採異聞橫鶩別驅而一貫以理學者宗
之公舉孝廉方正先生以盛名難副辭夫紀之疑
鄭之瓚櫝而不讎而光氣欲納有識者皆知寶貴
焉先生既淡於進取四方學者益雷動以從先生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二十四

坐斗室潛引默導或嘘植之灌溉之量其材噐宏
加甄冶無弗沐其澤以去故成就者衆丙辰 恩

科王公

俊

鍾公

衡

典試雲南所識拔士一榜四人

皆出先生門爰欽道範獎勵再三顏其居曰時雨
春風昔鄭康成教授生徒孔融深敬之廣其門曰
通德門楊伯起明經博覽諸儒從之遊號爲閩西
夫子今觀王鍾二公所以顏先生之居古今人未
始不相及也 訂 匏繫一官久踈請業追憶先生風
雨之化益溯洄不能忘云

改建九司大石橋記

知縣 孟廷對 山東人

聞之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橋之所以廣利濟閔政治也而於附近城郭者爲尤要郡西五里許新建石橋舊名九司蓋郡屬九土司往來之要道也橋跨瀘江江之水發源於石屏之寶秀異龍兩湖而曠野諸山之水皆滙焉橋之初但架以木既不耐久且遇雨集水漲徃徃漂没人多望洋之嘆紳耆等爲堅久計遂棄其木而易以石此石橋之始基也方其既成行者咸歌利涉未幾而水建水州志

壅川決橋復傾圯人幾謂木石無分矣殊不知河形本曲而水性迅駛建橋於曲乃順河之形而逆水之性也逆之則水多紆迴而沙易停易停則水溢水溢則堤潰堤潰則橋不固是水之決固有所激而成橋之圯亦相連而及者也首事者知其故咨諏相度幾費經營乃順水之性而自北移南以南陌沙淤之田而疏爲河即以舊橋之地而培爲田田固猶是也而河則大順矣河亦猶是也而橋乃永固矣橋固而行旅安水治而狂瀾息不禁有

感夫舊基之有治人無治法也茲橋既成堤工亦
竣紳耆等請予丈舊河之地以還南陌之田因索
予爲記予乃躋橋之巔遠眺近矚山光水色秀麗
宜人沃野田疇綺分繡錯資灌溉於是河者初不
知其幾千頃而城市樓臺山村院落比戶相居而
與橋相向者更不知其幾萬家耳環顧四野竹樹
參差山鳥水鳧鳴聲上下樂目前之佳景思致此
之有由因慶

聖天子德被入埏澤及百蠻海晏河清年豐人壽諸君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二十六

子優游閒暇乃得以始終成此勝事而漢夷共樂
此康衢也豈易言哉詢其始建之年則在乙酉始
成之年則在丁亥其河決則任戊子又歷七年乃
圖此舉至戊戌而橋復成嗚呼諸君子竭盡心力
自始至終蓋已十有三年於茲矣豈易言哉予欲
後之往來於斯者知所由來故爲之記

重修靈官廟復興橋路記

教授

李廷栢

邑人

郡城西南五里許襟西湖帶草海一堤中峙有餘
杭之概說者謂臨安之命名以此然不可考矣堤

爲納樓諸司赴府之大道任贊車牛日以千計堤
上建有石梁不知始自何時創自何人然以下疏
流水上利行人甚要也堤盡鎮以靈官廟一楹爲
休憩之所往來者咸便之第夏秋雨水時行流潦
泛溢人廟者且數尺而所爲橋與路者俱淹沒而
不可識及春冬水涸則又礲确崎嶇滯輪碍蹄而
艱於行近村善士吳士琳目擊其艱惻然憫之不
惜捐貲脩葺既有白君珣者與白來朝相爲勸勉
厥兄璽及姪廷弼等各捐貲謀建橋會原任衡水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二十七

縣劉君士玉塋其先人道經於此捐助若干納樓
司捐助若干益以募化橋遂成名曰復興更以其
餘啟靈官廟而軒朗之而數十年崎嶇之路遂成
康莊矣夫倖於福以爲善希翼之私君子有所不
取而即此徒不病涉車不濡軌則固已無負於王
道之正矣况當此夷夏之交示以蕩平正直之路
諸善士之功詎不偉與予先人墓道亦經此歲時
省視恒病險阻既而履此坦途心甚躑馬時學友
白廷颺爲予道其事因書以記之

兄弟傳

知縣 蕭大成 郡人

臨安鄉賢劉煥山孝子賈雲龍二先生同胞兄弟也其先贈公獻廷以劉出繼百歲鄉大賓賈玉吾爲嗣及煥山先生秉憲西蜀陳情復劉姓以弟雲龍繼賈遂分兩姓明季流寇屠臨城贈公盡難煥兄弟二人被執以善言化賊得脫歸侍孀母曹太宜人煥山支身入川有功初就總戎職迨

王師進蜀率流民投誠授整飭四川分巡遵義兵備

道其在任安輯流民復農桑業重脩義學以興教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三 新增藝文

二十八

化既因裁缺歸里屢

召補不赴後吳逆據滇能堅守臣節不受僞職當道

贈清節名臣額居鄉四十餘年爲邦領袖舉鄉大

賓好行善事設立義倉封義塚置祭田載在志乘

弟雲龍亦倡設義會施棺木掩骨骸建義宅脩橋

平路諸善事悉如兄之所爲祇奉伯兄如嚴父七

十餘年刻未嘗離二難之稱徧鄉黨及歿月日時

皆同予輓章有劫火慘崑岡憶當年瑣尾流離展

矣一脉兄及第花萼聯晝錦知此日家聲克振最

哉兩姓子若孫之句煥山孫瓚庚戌進士出宰北
流雲龍孫掄從吾遊妻以其子合郡紳衿公舉煥
山入鄉賢雲龍入忠義孝子祠兄弟合享裡祀